

或許是不願意想起來，然而記得或不記得，對他來說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。

那時的我，是洛恩家族的公子，和雙胞胎弟弟一起排在家譜的最末尾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這個家就只有我和弟弟兩個人生活，雖然照顧我們生活起居的管家說我們是貴族的子女，但我從未見過那個擁有爵位的父親和母親，更不要說是其他家人。

所以，我的家人就只有弟弟一個人。

不論是照顧我們的僕人，或是城裡的居民們，都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們。

說我們是「惡魔的孩子」。

有一次在門後偷偷聽到了管家和幾個女僕的談話，說我們的母親是個不要臉的賤女人，明明有接近的血緣關係，依舊勾搭上了父親，觸怒了神讓她生下了惡魔……

我想，那個惡魔是在說我們兄弟倆。

但我不會討厭弟弟，因為跟我一樣的人，就只有他。

我們一起做過很多事情，春天的時候到花園抓蝴蝶、夏天的時候一起聽著大自然的樂曲、秋天的時候踩著樹葉，到處撿著橡實和果子、冬天的時候用白雪堆起高高的牆，裡面就是我們的城堡。

就算僕人和城裡的居民都不喜歡我們，但我覺得沒有關係。

就算爸爸和媽媽從來沒有來看過我們，但我覺得沒有關係。

我可以努力學習，將來能夠養活自己，弟弟可以由我來照顧，我們可以搬到更漂亮的地方過著自己的生活，不用被關在這個看似美好的牢籠裡。

大家都討厭弟弟的白髮，但我很喜歡那雪白的顏色，就像聖經記載的美麗無瑕的天使大人一樣。

弟弟的身體不好，眼睛也看不太清，但我很喜歡弟弟紅色的眼睛，比起自己像退了色的灰眼，弟弟的雙眸就像閃爍著的紅寶石一般耀眼。

但是他對我這麼說。

「比起我的紅眼睛，我更喜歡哥哥的，就像有星星住在裡面一樣呢……」

說像是星星一般的顏色。

我們的眼睛不太能夠承受光亮，所以我們不在白天時離開屋子，連在房裡都不點燈，整個房間裡黑漆漆的就只有我們兩人，但是並不害怕，因為可以依附著彼此。

弟弟常常感冒發燒，似乎比我更嚴重一點，但是我並不害怕被傳染，總是偷偷溜進隔離房在他的床邊唸故事，直到他睡著為止。

我一直以來替孤兒院的大人跑腿，存下來的錢在我們的生日時買了兩條一樣的項鍊，好不容易說服院長替我們畫了小小的肖像畫，抱著禮物在回家的路上奔跑著，想著要給弟弟一個驚喜。

我們互相交換了畫，放在翻開蓋子的項鍊裡，並在蓋子上刻上了字。

給我最珍貴的弟弟——塞蘭。

給我最溫柔的哥哥——艾勒克西斯。

我以為我們能夠一直這樣下去。

那年的冬天特別寒冷，屋外下著大雪，雖然房裡有燒柴，但仍然無法抵擋冷冽的空氣。

弟弟得了很嚴重的感冒，高燒不退，飯也吃不下去，還常常失去意識。

我向管家請求，但遲遲等不到醫生到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弟弟的床邊，他雖然睜著眼睛，卻不是看著我。

「我不想死……」他乾裂的嘴唇緩緩吐出虛弱的句子。

「我不想死……我想和哥哥一起活下去……」

我什麼都做不了，只能幫他替換著毛巾，確認他的體溫。

我抱著水盆打算去換盆新水，正要關上房門時背後傳來了細細的聲音。

「……所以……請給我力量。」

或許是太累了而產生了錯覺，我並沒有放在心上，而我再次回到房間時，弟弟的體溫甚至比高燒時還要燙，而且再也叫不醒。

在滿月的照耀下，他的睡容宛如是真正的天使一樣。

那個晚上，他再也沒有醒來。

不能原諒。

不能原諒那個不負責任的父親。

不能原諒那個生下他們的母親。

不能原諒視他們為怪物的僕人和居民。

從出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憤怒、不解，以及扭曲。

不能原諒這個世界。

不能原諒放棄他們的神。

騙子……教廷的那些人……都是騙子。

隔天早上來了一群人，將弟弟的身體裝在木棺裡，說是要將他下葬。

但我相信他還沒有死，只是睡著了而已……所以我將畫著路線的紙條塞在弟弟衣服的口袋裡。

他會回來，然而我那晚沒有聽過敲門聲。

一定是他們把弟弟弄到哪裡去了……

完全無法入眠，我坐在弟弟房間的窗邊，遙望著外頭的月亮，今夜依舊是滿月。

然而今晚的月光，似乎看起來比平常熾熱……

*

回過神來時，是站在滿是鮮血以及肉屑的大廳中。

看著手上和嘴邊的鮮血好一陣子才想起來原本自己是在幹什麼。

我如同他們期望的，成為了真正的惡魔。

嘴邊掛著我不認識的扭曲笑容，生硬的舔了下手指上滴下的紅色液體。

就像他們這麼呼喚我一樣。

我吃了整個家的人……就像他們這麼呼喚我一樣。

成為了惡魔。

看著鏡子中的自己，已經不再是淡金色的髮絲，而是像詛咒一般深坑的黑。

啊啊……

「你看……哥哥也有顏色了呢……」